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全本
新注

聊齋志異

蒲松齡 著
朱其铠 主編

卷 五

阳 武 侯

阳武侯薛公禄¹，胶薛家岛人。父薛公最贫，牧牛乡先生家²。先生有荒田，公牧其处，辄见蛇兔斗草莱中，以为异；因请于主人为宅兆³，构茅而居。后数年，太夫人临蓐⁴，值雨骤至；适二指挥使奉命稽海⁵，出其途，避雨户中。见舍上鸦鹊群集，竞以翼覆漏处，异之。既而翁出，指挥问：“适何作？”因以产告。又询所产，曰：“男也。”指挥又益愕，曰：“是必极贵。不然，何以得我两指挥守护门户也？”咨嗟而去。

侯既长，垢面垂鼻涕，殊不聪颖。岛中薛姓，故隶军籍⁶。是年应翁家出一丁口戍辽阳⁷，翁长子深以为忧。时候十八岁，人以太憨生⁸，无与为婚。忽自谓兄曰：“大哥啾唧⁹，得无以遣戍无人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笑曰：“若肯以婢子妻我，我当任此役。”兄喜，即配婢。侯遂携室赴戍所。行方数十里，暴雨忽集。途侧有危崖¹⁰，夫妻奔避其下。少间，雨止，始复行。才及数武，崖石崩坠。居人遥望两虎跃出，逼附两人而没¹¹。侯自此勇健非常，丰采顿异。后以军功封阳武侯世爵¹²。

至启、祯间¹³，袭侯某公薨¹⁴，无子，止有遗腹，因暂以旁支代。凡世封家进御者¹⁵，有娠即以上闻¹⁶，官遣媼伴守之，既产乃已。年余，夫人生女。产后，腹犹震动，凡十五年，更数媼，又生

男。应以嫡派赐爵¹⁷。旁支噪之，以为非薛产。官收诸媼¹⁸，械梏百端¹⁹，皆无异言。爵乃定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 释】

1 薛禄：明胶州（今山东省胶县）人。出身军旅。兄弟七人，排行第六，故军中呼为薛六。既贵，乃更名禄。曾从燕王朱棣起兵，在朱棣与惠帝朱允炆争夺帝位的“靖难”之役中，屡立战功。朱棣即位后，官至右都督，封阳武侯。仁宗洪熙元年，加太保，佩镇朔大将军印，驻军大同，守卫边防。宣德元年卒，追封鄫国公，谥忠武。《明史》及光绪《山东通志·人物志》、民国《增修胶（州）志》有传。

2 乡先生：年老辞官居乡的人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：“莫挚见于君，遂以挚见于乡大夫、乡先生。”郑玄注：“乡先生，乡中老人，为卿大夫致仕者。”

3 宅兆：建宅舍之地。

4 临蓐：犹临产。蓐，床上草垫。

5 指挥使：武官名。明初于京师和各地设立卫所，驻军防卫。划数府为一防区设卫，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。卫的军事长官称指挥使。当时胶州设胶州卫。稽海：考察海防。

6 故隶军籍：原隶属军户。南北朝时，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属于军府，称为军户。军户之子弟世代为兵，地位低于民户。明代沿用古制，也有军户。

7 戍辽阳：戍守辽阳，指到辽阳服役。明初设辽东都司，治所在辽阳，辖区相当今辽宁省大部。

8 太憨生：呆蠢。生，语词。

9 啾（如 揪）唧：形容低声私语，犹言唧唧咕咕。

10 危崖：高耸的崖壁。危，高耸。

11 逼附：逼近依附。附，附体，合为一体。

12 世爵：世代继承的爵位。

13 启、祯间：明天启、崇祯年间。天启，明熹宗朱由校年号（1621—1627年）。崇祯，明思宗朱由检年号（1628—1644年）。

14 袭侯：世袭的阳武侯，指薛禄后嗣。薨(hōng烘)：古代天子死曰崩，诸侯死曰薨；此称袭侯之死。

15 世封家：世袭封爵之家。进御者：进奉给袭爵者的侍寝女子。蔡邕《独断》：“御者，进也。凡衣服加于身，饮食入于口，妃妾接于寝，皆曰御。”

16 上闻：奏闻皇帝。

17 嫡派：嫡子正支。

18 收：拘捕。

19 械梏(gù 固)：指刑讯。

赵城虎

赵城姬¹，年七十余，止一子。一日入山，为虎所噬。姬悲痛，几不欲活，号啼而诉于宰。宰笑曰：“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？”姬愈号咷，不能制之。宰叱之，亦不畏惧。又怜其老，不忍加威怒，遂诺为捉虎。姬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²，乃肯行。宰无奈之，即问诸役，谁能往者。一隶名李能，醺醉，诣座下，自言：“能之。”持牒下，姬始去。隶醒而悔之；犹谓宰之伪局，姑以解姬扰耳，因亦不甚为意。持牒报缴³，宰怒曰：“固言能之，何容复悔？”隶窘甚，请牒拘猎户⁴。宰从之。隶集诸猎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，庶可塞责⁵。月余，受杖数百，冤苦罔控⁶。遂诣东郭嶽庙，跪而祝之，哭失声。无何，一虎自外来。隶错愕⁷，恐被噬噬⁸。虎入，殊不他顾，蹲立门中。隶祝曰：“如杀某子者尔也，其俯听吾缚。”遂出纆索繫虎项⁹，虎帖耳受缚。牵达县署，宰问虎曰：“某子尔噬之耶？”虎颌之¹⁰。宰曰：“杀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姬止一子，而尔杀之，彼残年垂尽，何以生活？倘尔能为若子也，我将赦之。”虎又颌之。乃释缚令去。

姬方怨宰之不杀虎以偿子也，迟旦，启扉，则有死鹿；姬货其肉革，用以资度。自是以以为常，时衔金帛掷庭中。姬从此致丰裕，奉养过于其子。心窃德虎。虎来，时卧檐下，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，各无猜忌。数年，姬死，虎来吼于堂中。姬素所积，绰可营葬¹¹，族人共瘞之。坟墓方成，虎骤奔来，宾客尽逃。虎直赴冢

前，嗥鸣雷动，移时始去。土人立“义虎祠”于东郊，至今犹存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 释】

- 1 赵城：旧县名，隋末置，治所在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西南。
- 2 勾牒：拘捕犯人的公文。勾，捉拿。
- 3 持牒报缴：至期复命，交回勾牒。指未完成使命。
- 4 牒拘猎户：发出公文，拘禁猎户，使之服役。
- 5 庶可，或可。
- 6 罔控：无法申诉。
- 7 错愕：仓卒惊诧。
- 8 啮(dié 迭)：咬。
- 9 縲(léi 累)索：拘系犯人的绳索。
- 10 颔之：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- 11 绰可营葬：指积蓄足够置办丧葬之事。绰，宽裕。

螳螂捕蛇

张姓者，偶行溪谷，闻崖上有声甚厉。寻途登觐¹，见巨蛇围如碗，摆扑丛树中，以尾击柳，柳枝崩折。反侧倾跌之状，似有物掎制之。然审视殊无所见，大疑。渐近临之，则一螳螂据顶上，以刺刀攫其首，颞不可去²。久之，蛇竟死。视颞上革肉³，已破裂云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 释】

- 1 觐(chān 搀): 窥视。
- 2 颞(diān 颠): 指蛇“反侧倾跌”。
- 3 颞(è 遏): 鼻根, 即俗说之“眉心”。

武 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之西鄙人¹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来托钵²，李饱啖之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“吾少林出也³。有薄技，请以相授。”李喜，馆之客舍⁴，丰其给⁵，旦夕从学。三月，艺颇精，意得甚。僧问：“汝益乎？”曰：“益矣⁶。师所能者，我已尽能之。”僧笑，命李试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飞，如鸟落，腾跃移时，诟诮然交人而立⁷。僧又笑曰：“可矣。子既尽吾能，请一角低昂⁸。”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势。既而支撑格拒⁹，李时时蹈僧瑕¹⁰；僧忽一脚飞掷，李已仰跌丈余。僧抚掌曰¹¹：“子尚未尽吾能也。”李以掌致地¹²，惭沮请教。又数日，僧辞去。

李由此以武名，遨游南北，罔有其对¹³。偶适历下¹⁴，见一少年尼僧¹⁵，弄艺于场，观者填溢。尼告众客曰：“颠倒一身¹⁶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场一扑为戏。”如是三言。众相顾，迄无应者。李在侧，不觉技痒¹⁷，意气而进。尼便笑与合掌¹⁸。才一交手，尼便呵止曰：“此少林宗派也。”即问：“尊师何人？”李初不言。固诘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“憨和尚汝师耶？若尔，不必交手，愿拜下风¹⁹。”李请之再四，尼不可。众怂恿之，尼乃曰：“既是憨师弟子，同是个中人²⁰，无妨一戏。但两相会意可耳。”李诺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²¹；又年少喜胜，思欲败之，以要一日之名²²。方颉颃间²³，尼即遽止。李问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为怯，固请再角。尼乃起。少间，李腾一蹶去²⁴。尼骈五指下削其

股²⁵；李觉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²⁶。尼笑谢曰：“孟浪过客²⁷，幸勿罪！”李昇归，月余始愈。

后年余，僧复来，为述往事。僧惊曰：“汝大卤莽！惹他何为？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然，股已断矣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 释】

- 1 淄之西鄙：淄川县之西乡。鄙：边境，边缘地区。
- 2 托钵：化缘、乞食。钵：钵盂，僧人的饭具。因僧人乞求布施时手托钵盂，故云“托钵”。
- 3 少林：少林寺，在河南省登封县西北少室山北麓，建于北魏太和年间。僧徒甚众。唐初，少林僧人佐唐太宗开国有功，从此僧徒多习拳术，自成流派，颇负盛名，称“少林派”。
- 4 馆：安排居住。
- 5 丰其给：对他的供给十分丰厚。
- 6 益：增益、进步。
- 7 诩诩然：骄傲自得的样子。
- 8 一角低昂：一比高低。角，较量。低昂，高低。
- 9 格拒：格斗，抵拒。
- 10 瑕(xiá 洽)：玉上的杂斑，不纯净处；此指破绽、弱点。
- 11 抚掌：拍手。
- 12 致地：撑地。
- 13 罔有其对：无人堪作他的对手。罔，无。
- 14 历下：古邑名，在今山东省济南市，因在历山之下而得名。西汉时废置历城县。
- 15 尼僧：尼姑。
- 16 颠倒一身：指一人单独表演武艺。
- 17 技痒：擅长某种技艺的人，不能克制自己，急欲表现其技艺，称为“技痒”。
- 18 合掌：佛教的敬礼，两掌相合表示敬意，又称“合十”。

19 愿拜下风：指甘心服输。下风：风向的下方。《孙子·火攻》：“火发上风，无攻下风。”因以下风喻下位或劣势。

20 个中人：此中人。指深通武术的内行人。

21 易之：轻视她。

22 要(yāo 腰)：博取。

23 颀颀(jié háng洁杭)：《诗·邶风·燕燕》：“燕燕于飞，颀之颀之。”
颀颀，原指鸟上下飞翔，此以之喻比武的腾跃进退。

24 腾一蹶(huàì怀)去：飞起一脚踢去。蹶，脚跟。

25 骈五指：五指并拢。骈，并。

26 厥仆：跌倒。

27 孟浪：卤莽。连(wǔ午)客：冒犯客人。

小 人

康熙间¹，有术人携一榼²，榼中藏小人³，长尺许。投一钱，则启榼令出，唱曲而退。至掖⁴，掖宰索榼入署，细审小人出处。初不敢言。固诘之，始自述其乡族⁵。盖读书童子，自塾中归，为术人所迷，复投以药，四体暴缩；彼遂携之，以为戏具。宰怒，杀术人。留童子欲医之，尚未得其方也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 释】

- 1 康熙：清圣祖玄烨的年号（1662—1722年）。
- 2 术人：作幻术的人。
- 3 榼(kē 柯)：古代盛酒或贮水的器具。
- 4 掖：掖县，在今山东省。
- 5 乡族：乡里族姓。

秦 生

莱州秦生¹，制药酒，误投毒味，未忍倾弃，封而置之。积年馀，夜适思饮，而无所得酒。忽忆所藏，启封嗅之，芳烈喷溢，肠痒涎流，不可制止。取盏将尝，妻苦劝谏。生笑曰：“快饮而死，胜于馋渴而死多矣。”一盏既尽，倒瓶再斟。妻覆其瓶，满屋流溢。生伏地而牛饮之²。少时，腹痛口噤³，中夜而卒。妻号，为备棺木，行入殓⁴。次夜，忽有美人入，身长不满三尺，径就灵寝⁵，以瓯水灌之，豁然顿苏。叩而诘之，曰：“我狐仙也。适丈夫入陈家，窃酒醉死，往救而归。偶过君家，彼怜君子与己同病⁶，故使妾以馀药活之也。”言訖，不见。

余友人丘行素贡士⁷，嗜饮。一夜思酒，而无可行沽，辗转不可复忍，因思代以醋。谋诸妇，妇嗤之⁸。丘固强之，乃煨醢以进⁹。壶既尽，始解衣甘寝¹⁰。次日，竭壶酒之资，遣仆代沽。道遇伯弟襄宸¹¹，诘知其故，因疑嫂不肯为兄谋酒。仆言：“夫人云：‘家中蓄醋无多，昨夜已尽其半；恐再一壶，则醋根断矣。’”闻者皆笑之。不知酒兴初浓，即毒药犹甘之，况醋乎？此亦可以传矣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 释】

1 莱州：府名，治所在今山东省掖县。

2 牛饮：如牛俯身就水而饮。《韩诗外传》：“桀为酒池，可以运舟，糟丘足以望十里，而牛饮者三千人。”

3 口噤：口不能张。

4 行：将。入殓：把尸体放入棺内。

5 灵寝：停尸的厅堂。

6 彼：指狐仙的丈夫。君子：指秦生。

7 丘行素：丘希潜，字行素。淄川人，康熙己巳年贡生，授黄县训导。告归，构清梦楼于豹山之阳，读书其中。见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。

8 嗤：嗤笑。

9 醢(xī 希)：醋。

10 甘寝：安睡。《庄子·徐无鬼》：“孙叔敖甘寝秉羽，而郢人投兵。”

11 伯弟：伯家兄弟。

鸦 头

诸生王文¹，东昌人²。少诚笃。薄游于楚³，过六河⁴，休于旅舍，仍步门外。遇里戚赵东楼，大贾也，常数年不归。见王，相执甚欢，便邀临存⁵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却步。赵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，王乃入。赵具酒饌，话温凉⁶。王问：“此何处所？”答云：“此是小构栏。余因久客，暂假床寝。”话间，妮子频来出入。王跼促不安，离席告别。赵强捉令坐。俄见一少女，经门外过，望见王，秋波频顾，眉目含情，仪度娴婉，实神仙也。王素方直⁷，至此惘然若失，便问：“丽者何人？”赵曰：“此媼次女，小字鸦头，年十四矣。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媼⁸，女执不愿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齿稚哀免。今尚待聘耳。”王闻言，俯首默然痴坐，酬应悉乖⁹。赵戏之曰：“君倘垂意，当作冰斧。”王恍然曰¹⁰：“此念所不敢存。”然日向夕，绝不言去。赵又戏请之。王曰：“雅意极所感佩，囊涩奈何¹¹！”赵知女性激烈，必当不允，故许以十金为助。王拜谢趋出，罄资而至，得五数，强赵致媼。媼果少之。鸦头言于母曰：“母日责我不作钱树子¹²，今请得如母所愿。我初学作人，报母有日，勿以区区放却财神去。”媼以女性拗执，但得允从，即甚欢喜。遂诺之，使婢邀王郎。赵难中悔，加金付媼。王与女欢爱甚至。既，谓王曰：“妾烟花下流¹³，不堪匹敌；既蒙缱绻，义即至重。君倾囊博此一宵欢，明日如何？”王泫然悲哽。女曰：“勿悲。妾委风尘¹⁴，实非所愿。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¹⁵。请以宵

遁。”王喜，遽起；女亦起。听蕉鼓已三下矣¹⁶。女急易男装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¹⁷。王故从双卫，托以急务，命仆便发。女以符系仆股并驴耳上，纵辔极驰，目不容启，耳后但闻风鸣；平明至汉江口，税屋而止。王惊其异。女曰：“言之，得无惧乎？妾非人，狐耳。母贪淫，日遭虐遇，心所积愆。今幸脱苦海。百里外，即非所知，可幸无恙。”王略无疑贰，从容曰：“室对芙蓉¹⁸，家徒四壁¹⁹，实难自慰，恐终见弃置。”女曰：“何为此虑。今市货皆可居，三数口，淡薄亦可自给²⁰。可鬻驴子作资本。”王如言，即门前设小肆，王与仆人躬同操作，卖酒贩浆其中。女作披肩²¹，刺荷囊²²，日获赢馀，顾瞻甚优²³。积年余，渐能蓄婢媼。王自是不着袴鼻²⁴，但课督而已。

女一日悄然忽悲，曰：“今夜合有难作，奈何！”王问之，女曰：“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见凌逼。若遣姊来，吾无忧；恐母自至耳。”夜已央，自庆曰：“不妨，阿姊来矣。”居无何²⁵，妮子排闥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骂曰：“婢子不羞，随人逃匿！老母令我缚去。”即出索子繫女颈。女怒曰：“从一者得何罪²⁶？”妮子益忿²⁷，摔女断衿。家中婢媼皆集。妮子惧，奔出。女曰：“姊归，母必自至。大祸不远，可速作计。”乃急办装，将更播迁。媼忽掩入，怒容可掬，曰：“我固知婢子无礼，须自来也！”女迎跪哀啼。媼不言，揪发提去。王徘徊怆恻，眠食都废。急诣六河，冀得贖赎。至则门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问之居人，俱不知其所徙。悼丧而返。于是俵散客旅²⁸，囊资东归。

后数年，偶入燕都，过育婴堂²⁹，见一儿，七八岁。仆人怪似其主，反复凝注之。王问：“看儿何说？”仆笑以对。王亦笑。细视儿，风度磊落³⁰。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己，爱而赎之。诘其名，自称王孜。王曰：“子弃之襁褓，何知姓氏？”曰：“本师尝言³¹，得我

时，胸前有字，书山东王文之子。”王大骇曰：“我即王文，乌得有子？”念必同己姓名者，心窃喜，甚爱惜之。及归，见者不问而知为王生子。孜渐长，孔武有力³²，喜田猎，不务生产，乐斗好杀。王亦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见鬼狐，悉不之信。会里中有患狐者，请孜往觐之。至则指狐隐处，令数人随指处击之，即闻狐鸣，毛血交落，自是遂安。由是人益异之。

王一日游市廛，忽遇赵东楼，巾袍不整，形色枯黯。惊问所来。赵惨然请问³³。王乃偕归，命酒。赵曰：“媼得鸦头，横施楚掠。既北徙，又欲夺其志。女矢死不二，因囚置之。生一男，弃诸曲巷³⁴，闻在育婴堂，想已长成。此君遗体也。”王出涕曰：“天幸孽儿已归。”因述本末。问：“君何落拓至此？”叹曰：“今而知青楼之好³⁵，不可过认真也。夫何言！”先是，媼北徙，赵以负贩从之。货重难迁者，悉以贱售。途中脚直供亿³⁶，烦费不貲，因大亏损。妮子索取尤奢。数年，万金荡然。媼见床头金尽，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渐寄贵家宿，恒数夕不归。赵愤激不可耐，然亦无奈之。适媼他出，鸦头自窗中呼赵曰：“构栏中原无情好，所绸缪者，钱耳。君依恋不去，将掇奇祸。”赵惧，如梦初醒。临行，窃往视女。女授书使达王，赵乃归。因以此情为王述之。即出鸦头书。书云：“知孜儿已在膝下矣³⁷。妾之厄难，东楼君自能缅甸悉。前世之孽，夫何可言！妾幽室之中，暗无天日，鞭创裂肤，饥火煎心，易一晨昏，如历年岁。君如不忘汉上雪夜单衾³⁸，迭互暖抱时，当与儿谋，必能脱妾于厄。母姊虽忍，要是骨肉，但嘱勿致伤残，是所愿耳。”王读之，泣不自禁。以金帛赠赵而去。时孜年十八矣。王为述前后，因示母书。孜怒眦欲裂，即日起都，询吴媼居，则车马方盈。孜直入，妮子方与湖客饮，望见孜，愕立变色。孜骤进杀之，宾客大骇，以为寇。及视女尸，已化为狐。孜

持刃迳入，见媼督婢作羹。孜奔近室门，媼忽不见。孜四顾，急抽矢，望屋梁射之；一狐贯心而堕，遂决其首。寻得母所，投石破扃，母子各失声。母问媼，曰：“已诛之。”母怨曰：“儿何不听吾言！”命持葬郊野。孜伪诺之，剥其皮而藏之。检媼箱篋，尽卷金资，奉母而归。夫妇重谐，悲喜交至。既问吴媼，孜言：“在吾囊中。”惊问之，出两革以献。母怒，骂曰：“忤逆儿！何得此为！”号恸自挝，转侧欲死。王极力抚慰，叱儿瘞革。孜忿曰：“今得安乐所，顿忘楚楚耶？”母益怒，啼不止。孜葬皮反报，始稍释。

王自女归，家益盛。心德赵，报以巨金。赵始知媼母子皆狐也。孜承奉甚孝，然误触之，则恶声暴吼。女谓王曰：“儿有拗筋，不刺去之，终当杀人倾产。”夜伺孜睡，潜繫其手足。孜醒曰：“我无罪。”母曰：“将医尔虐³⁹，其勿苦。”孜大叫，转侧不可开。女以巨针刺踝骨侧，三四分许，用力掘断，崩然有声；又于肘间脑际并如之。已，乃释缚，拍令安卧。天明，奔候父母，涕泣曰：“儿早夜忆昔所行，都非人类！”父母大喜⁴⁰，从此温和如处女，乡里贤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妓尽狐也。不谓有狐而妓者；至狐而鸩⁴¹，则兽而禽矣。灭理伤伦，其何足怪？至百折千磨，之死靡他⁴²，此人类所难，而乃于狐也得之乎？唐君谓魏徵更饶媚媚⁴³，吾于鸩头亦云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
【注 释】

- 1 诸生：儒生。明清时，一般生员也称“诸生”。
- 2 东昌：旧府县，府治在今山东聊城县。
- 3 薄游：即游历。薄，语助词。楚：泛指南方地区；长江中下游一带古属楚国。
- 4 六河：地名。就文中所写的地理方位，应在东昌以南，汉口之东。